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三卷 秦嶺仇池區

嚴耕望 撰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1985)九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三卷 秦嶺仇池區

嚴耕望 撰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1985)九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定價：平裝新臺幣 260 元，美金 7 元
精裝新臺幣 350 元，美金 10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撰 者 嚴 耕 望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印 刷 者 文 滙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環河南路二段 211 號

代 售 處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98 號

三 民 書 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出版

唐代交通圖考

第三卷 秦嶺仇池區

目次

篇拾陸	藍田武關驛道	637
篇拾柒	子午谷道 附庫義錫三谷道	669
篇拾捌	駱谷驛道	687
篇拾玖	漢唐褒斜驛道	701
篇貳拾	通典所記漢中通秦川驛道： 散關鳳興漢中道	755
篇貳壹	上津道	801
圖十一	唐代秦嶺山脈東段諸谷道圖	
圖十二	唐代秦嶺山脈西段諸谷道圖	
篇貳貳	仇池山區交通諸道	811
附篇三	中古時代之仇池山	853
圖十三	唐代仇池山區交通線、杜工部入蜀行程北段合圖	
附：	本卷網文古地名引得	廖華淑

篇拾陸 藍田武關驛道

引 言

(一) 全線驛程

(二) 增修工程與丹水漕運

(三) 行旅之盛

引 言

長安東南出武關，自古爲秦、楚間之交通孔道。紀要五二陝西重險武關條已就春秋以降用兵武關之史事扼要臚述。同書五四商州條且云：「州扼秦、楚之交，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動，入藍田而關右危。武關巨防，一舉足而輕重分焉。」就軍事上之重要性言，可謂審矣。唐代此道用兵亦有史例，如建中四年，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在襄陽，會朱泚之亂，乃「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遂取藍田」是也。（通鑑二二九。）然唐代承平二百數十年，長安東南甚少軍事行動，此道在唐史上之重要性，不在軍事之形勢，而在政治經濟文化之溝通。蓋唐代京師長安與江淮間之交通，除物資運輸及行李笨重之行旅者多取道汴河外，朝廷使臣及一般公私行旅遠適東川、黔中、江淮、嶺南者，皆利此道之逕捷。兼以唐代士人幾無不蟻趨京師，謀取功名富貴，又喜遨遊江湖，適性謀食，故多屢經此道，至有「名利道」之目。中葉以後，因經濟文化中心之南移，此道交通所及之地區，就其範圍言，佔全國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就經濟文化言，又爲全國最繁榮蔚盛之域。況汴河交通常爲東方軍閥所困擾，不如此道之安全無阻，故此道之重要性益增，德宗時代更明令規定爲僅次於兩都間之大驛道，而爲全國第二驛道，直爲南北交通之大動脈，豈僅軍事而已耶！此道在唐代之重要性如此，故唐人文史典籍中保存此道驛程之史料頗豐，爰詳爲考證，以餉治史研文者。

(一) 全線驛程

藍田武關道在唐代前期已置驛，郵傳運漕甚繁。

唐六典六刑部卷司門郎中條：「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爲上關。」上關六，京兆府藍田關其一。是前期置驛也。又姚彝神道碑（萃編七二）：「乃拜鄧州刺史、兼檢校商州運漕。武關之外（關）……況箕川滌源，疏山通道，盡賦不足以供郵傳……。」彝以開元四年卒。是前期已驛漕甚繁也。

中葉更明令定爲次路驛，地位僅次於兩都間之大路驛，知驛官事無敗闕，有優賞。

唐會要六一館驛目，貞元二年十二月勅節文：「從上都至汴州爲大路驛，從上都至荆南爲次路驛。知大路驛官，每一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仍任累計。次路驛官，二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三周年減兩選。」據此知武關驛路之重要，僅次於兩都驛道，其他驛道不與也。

以其山路崎嶇，置驛密度往往高過三十里一驛之標準。

柳宗元館驛使壁記（全唐文五八〇）：「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灊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按藍田縣東南以藍田關爲境，去長安一百七十里。置驛六者，霸橋驛、藍田驛、青泥驛、韓公驛、藍橋驛、藍溪驛，並詳後文。平均驛距不到三十里。

長安東行經長樂驛至灊橋驛，又東南折入藍田山區，至藍田縣。又長安東南行，蓋由秦川驛或太寧驛，凡二十五里過橫霸官渡，亦至藍田。五松驛蓋在道中？

按此諸驛，爲入藍田道，已詳篇一兩京館驛。長安志一一萬年縣又云，「橫霸官渡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入藍田路。」度其位置蓋在霸橋之南，灊水較上游也。是爲另一道。

藍田北境，大道始入山區，上韓公坂，一名韓公堆，越橫嶺至藍田驛。達官貶流，往往賜死於此。又東南二十五里至藍田縣（今縣），去長安八十

里。郭下有青泥驛，以其古青泥城也。

長安志一六藍田縣條：「橫嶺在縣北三十五里。自臨潼驪山東入縣界，橫接華州界。」紀要五三藍田縣條，「橫嶺在縣北三十五里，自藍田西達驪山之道。嶺北爲韓公堆。」按此堆名與藍田縣南之韓公堆有涉，詳下文。然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白長慶集一〇）云：「朝經韓公坂，夕次藍橋水，潯陽僅四千，始行七十里。」藍橋驛在藍田縣南四十里，見長安志。（詳後引。）夕次藍橋水者，當即宿藍橋驛也。則韓公坂當在縣北二三十里處，正當紀要所記橫嶺北之韓公堆，是唐世此處有韓公坂之名，絕無可疑者。又白集八宿青源寺：「往謫潯陽去，夜憇輞溪曲。今爲錢塘行，重經茲寺宿。」次一詩爲宿藍溪對月，一作宿藍橋題月，云：「今夜藍溪口。」是前次謫潯陽及此次赴杭州，兩次之前後兩宿處皆相同。知謫潯陽時經韓公坂之前夕宿輞溪，或亦即青源寺歟？當在韓公坂西北不遠處。

長安志同條又云：

青泥驛在縣郭下。

藍田驛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韓公堆驛在縣南三十五里。（本注：「作桓公驛者，非。」）

藍橋驛在縣東南四十里。

藿平驛在縣南五十五里。（本注：「以上五驛並廢。」）

按此五驛，當是唐驛，而宋已廢者。藿平驛是否當大道，待考。其餘當道，史多可證。然韓公堆驛有問題，詳下文。茲先論藍田、青泥兩驛。

藍田驛 地望惟見長安志。此驛唐史中極常見。朝臣重譴往往賜死於此。如舊代宗紀，寶應元年七月，「襄州刺史裴義〔茂〕長流費州，賜死藍田驛。」事又見舊一一四裴茂傳及來瑱傳。瑒傳作藍田故驛，是此時驛已有徙遷矣。又昭宗紀，光化三年六月，宰相王搏「貶崖州司戶，尋賜死於藍田驛。」新一一六王搏傳及舊一一七七崔胤傳皆同。又舊一一八黎幹傳，德宗卽位，幹與中官劉忠翼皆長流，賜死藍田驛。

青泥驛 長安志云在藍田縣郭下。考寰宇記二六雍州藍田縣條，「縣理城即峽柳城也，俗亦謂之青泥城。桓溫伐苻健，使將軍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即其處。」長安志一六藍田縣條亦云：

「縣城本名峽柳城，以前對峽山，其中多柳，因取爲名。水經注曰，泥水歷峽柳城南，魏置青泥軍於城內，俗謂之青泥城。晉中興書曰，桓溫伐苻健，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即其處也。城周八里，今縣城上東南一隅而已，周三里餘八十步，崇一丈六尺，凡三門。」

則藍田縣治即青泥城殆無疑。而紀要五三藍田縣峽柳城條，「今縣治也。」又云「青泥城在縣南七里……唐時置青泥驛。」則城驛皆在縣郭南七里。姑存疑。至於通鑑二四五大和八年條胡注：「青泥驛在峽關南。」蓋誤。此皆宋世記載也。其在唐世，亦屢見於詩篇與史文。如錢起有清（一作青）泥驛迎獻王侍御（全唐詩四函五冊）。又武元衡同洛陽諸公餞盧起居（全唐詩五函七冊）云：「暮宿青泥驛，煩君淚滿纓。」尤見其爲出京第一宿處。而朝臣賜死亦有在此驛者。如大和九年召宦官山南東道監軍陳弘志還京，遣使杖殺於此驛，見舊文宗紀及兩書李訓傳。

縣距京師里數，見元和志一及寰宇記二六。然皆云藍田縣東北至京兆府八十里。按府實在縣西北，而云東北者，蓋驛道曲屈，由東北出橫嶺折而西北耳。

又據白詩，有望秦嶺、五松驛，蓋在藍田縣以北，疑爲另一道，行於長樂驛、灊橋驛之南者歟？

白長慶集一五初貶官過望秦嶺云：「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鬚。」此必剛出長安不久所作。本注：「自此後詩，江州路上作。」接下即藍橋驛見元九詩、韓公堆寄元九、發商州、武關南見元九題石榴花見寄等詩，則望秦嶺當在韓公堆藍橋驛之北，似即橫嶺或其前後，但別無可證。又同集八有自望秦赴五松驛馬上偶睡覺成吟云：「長途發已久，前館行未至。」後一詩爲鄧州路上作，前一詩爲宿藍溪對月，再前則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本注云此下諸詩皆赴杭州時作，是此望秦即卷一五初貶官過

望秦嶺之望秦也。五松驛當在嶺南一程。然藍關、藍橋、藍田以北至京師各驛已考證明白，中間不可能另有一驛，豈前後嘗有改名者歟？①

由縣東南行二十五里至韓公驛，一名桓公驛。又十五里至藍橋驛（今藍橋西北近處）。兩驛間山嶺盤高，唐代詩人或亦以七盤嶺目之，故今有七盤之名。

藍橋驛 屢見唐人詩篇。如白居易有藍橋驛見元九詩（白長慶集一五）。又有留呈夢得子厚致用詩（同上一九），本注「題藍橋驛。」又裴航贈樊夫人詩，本注敘事云「航，經藍橋驛，渴甚。」驛在藍田縣東南四十里，見前引長安志。一統志西安府卷津梁目，藍橋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驛蓋在橋之西北歟？

韓公驛 不見於唐史詩文。考太平廣記一五三崔朴條云：朴父清，建中初爲藍田尉。戶部侍郎楊炎貶道州司戶，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其夕次藍田，清爲經營行李及家務甚周至。後數日，炎南行，清送至韓公驛而別。（本注，出續定命錄。）是韓公驛在藍田縣南。前引長安志，藍田縣東南四十里有藍橋驛。又云，縣南三十五里有韓公堆驛。本注，「作桓公驛者，非。」云韓公堆驛在縣南，與廣記合。然長安志此條顯有兩問題。其一，兩驛相去只五里，極不合理。其二，「韓公」一名「桓公。」檢一統志西安府卷三關隘目藍橋驛條引長安志，韓公堆驛在藍田縣南二十五里。又卷一山川目桓公堆條引長安志，在藍田縣南二十五里。則驛在縣南二十五里，非三十五里。南去藍田驛十五里雖嫌太密，然有可能，蓋兩驛間正當盤嶺山區也。詳下七盤嶺條。韓公驛在藍田縣南二十五里，可以無疑，然驛名韓公之由來，仍可追究。果如長安志以爲其地本名韓公堆歟？觀一統志引長安志述韓公堆與桓公堆至藍田縣之里距與方位全同，此二名當卽一地，音同而字異耳。故長安志述韓公堆驛或稱爲桓公驛也。而紀要五三藍田縣橫嶺條，「嶺在縣北三十五里，自藍田西達驪山之道。嶺北爲韓公堆。」又引志（通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桓公堆，蓋桓溫

① 檢全唐詩白集八，此時題作「自秦望赴五松驛馬上」云云。原刻本七函二冊及同文本卷一五皆同。

伐秦時駐此，因名。」則韓公堆在縣北三十五里橫嶺之北，縣南二十五里者爲桓公堆，非韓公堆也。紀要、通志書雖後出，然必有所據。且橫嶺北坡，唐世本名韓公坂，白氏初出藍田作詩，可爲鐵證，絕無可疑，已詳前考。地名韓公坂，亦稱爲堆，固極可能。且韓公堆之名，唐史詩篇尙多可考。白居易韓公堆寄元九（白集一五）云，「韓公堆北澗西頭……。」又李商隱偶成轉韻亦有韓公堆之名。此二詩不能斷其地望，姑存不論。又崔滌望韓公堆詩云：「韓公堆上望秦川，渺渺關山西接連。」（國秀集上。）是韓公堆必去秦川不遠，謂作於橫嶺北韓公坂上，形勢最爲切合，若謂作於藍田縣南之山嶺北坡，百里以外，是否可能，當須目驗之矣。復考通鑑二二三，廣德元年，吐蕃入長安，代宗幸陝。郭子儀收兵商州，圖復京師。先使長孫全緒「出藍田，觀虜勢。」「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渡澧水。吐蕃懼……稍稍引兵去。」（參舊一九六上吐蕃傳。）按澧水已達長安近郊，是此韓公堆必去長安不遠，應即橫嶺北之韓公坂無疑。若在藍田南山，去長安百里而遙，事勢不合。然則唐世橫嶺北之韓公坂即爲韓公堆。至於藍田縣南二十五里處乃桓公堆，因桓溫駐軍得名。韓、桓兩堆，其地不同。紀要之說是也。惟韓公堆之名，唐世較著，後遂譌「桓」爲「韓」，其地置驛，亦以韓公名矣。

七盤嶺 通鑑二二九，建中四年，朱泚之亂，「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敗泚將仇敬，遂取藍田。」是藍田、武關間有七盤。其地在本在藍田關以南，商州北境，然唐代詩人或亦目韓公驛與藍橋驛間之山嶺盤高處爲七盤嶺，其後遂攘據七盤嶺之名，詳下七盤嶺條。

又東南至藍溪驛，張籍有詩。至於縣南五十五里之藿平驛，蓋不在此道上歟？

張籍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全唐詩六函六冊籍集三）：「獨上七盤去，峰巒轉轉稠，雲中迷象鼻，雨裏下爭頭，水沒荒橋路，鴉啼古驛樓。」是此驛在藍田武關道上。又白居易有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白氏長慶集八），蓋亦次藍溪驛而作者。檢元和志一藍田縣條，霸水「自商州上洛縣界流入。」水道提綱

六，「灊水上源即藍水也，出東南藍田縣藍關之西南山秦嶺。」按藍水之名，唐世已有，如杜詩「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司空曙登秦嶺（御覽詩）：「商山藍水流。」是也。藍谿當即藍水上源。則此驛當在商山秦嶺北不遠，藍田關前後。前考藍橋驛在藍田縣東南四十里，則當在藍田關西北五十里，（縣關間九十里，詳下文。）其間當另有一驛。且藍田關屬藍田縣，去京師一百七十里。九域志三，商州「西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七十里。」則藍關當即府州分界線，亦即藍田縣驛道之最東境。唐制當略同。而前引柳宗元館驛使壁記，「自灊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前已考得五驛，驛距未有逾四十里者。藍橋驛、藍田關相距五十里，所缺一驛必在此間無疑。藍谿驛既在關之前後，疑即在關內距關不遠處。復考長安志一八，藍田縣有「玉谿館，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入商州路。俗曰礧子平。」檢元和志藍田縣條云：「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爲藍，蓋以縣出美玉，故曰藍田。」「藍田山一名玉山。」山既「藍」「玉」互稱，亦可例水，是玉谿即藍谿，宋之玉谿館蓋即借唐藍谿驛之名歟？惟玉谿館在藍田縣東南四十五里，當入商州大道。而前述藍橋驛在藍田縣東南四十里，亦當大道，則此兩站相去才五里，是不可能。但長安志明云藍橋驛已廢，而玉谿館則宋世見存。藍田縣與藍田關相去九十里，道路險隘，唐置三驛，韓公驛在縣南二十五里，藍橋驛在縣東南四十里，而藍谿驛蓋在關之西北二三十里處。至宋，驛政廢弛，驛距加大，縣關間三驛並廢，只置一館，蓋借藍谿驛名轉變爲玉谿館耳。是亦藍谿驛本在關內之一旁證也。 董平驛見頁639引長安志。

又東南逾秦嶺，至藍田關，去縣九十里，去京師一百七十里，即今牧虎關。爲唐代前期六上關之一，即秦之峽關也。

藍田關 隋地志，京兆藍田縣有關官。括地志，「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峽關也。」（史記曹相國世家正義引。）六典六司門郎中條，「凡關二十有六。」上關六，藍田關，其一。通典一七三，京兆藍田「有關，秦峽也。秦嶺在此界。」元和志一京兆府藍田縣：「藍田關在縣南九十里，即峽關」

也。」寰宇記二六採元和志，而云在縣東南九十八里。其爲古峽關無異說，方位里距小異。今從括地志書之。寰宇記又云，「周明帝武成元年，自峽關移置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建德三年改曰藍田關。」長安志一六，同。又云「隋煬帝大業元年徙復舊所，即今關是也。」陝西南山谷口考藍田谷條引道路考（兼採藍田縣志及三省邊防書）述藍田通商州道云：

「由藍田縣東南行十五里七盤坡，又二十里北渠鋪，又二十里藍橋鋪，又二十里新店鋪，又二十里牧護關，入商州界，又二十里郭家店，又三十里大商原，又十里泥谷店，又三十里麻澗鋪，又二十里梁家原，又二十里商州城，又東一百八十里至武關。此爲由楚豫出商州赴陝西孔道，所謂武關路也。」按此段記今道里程甚詳，牧護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五里，作者斷云古峽關、藍田關、牧護關實即一關。是也。按今圖作牧虎關。

秦嶺 見前引通典一七三藍田縣條。紀要五三藍田縣，「秦嶺在縣東南，即南山別出之嶺，凡入商洛者必越嶺而後達。……由此東出即藍田關。」一統志西安府卷山川引縣志同。按此指狹義之秦嶺，在藍田關之北。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昌黎集一〇）：「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似亦見嶺在關北也。

出藍田關，踰七盤嶺，此則唐代前期之七盤也。

唐世道路多七盤之名，斜谷道上有七盤嶺，詳漢唐褒斜道篇。巴州有七盤縣、盤道縣，見通典一七五。而商山道中亦有七盤嶺之名。如舊二〇〇下黃巢傳，「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吳融南遷途中七首（全唐詩十函七冊融集三），就中有登七盤嶺二首，渡漢江初嘗鰯魚作一首，皆即商山道中之七盤。又張籍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全唐詩六函六冊籍集三）：「獨上七盤去。」此亦商山道中之七盤也。漢書王莽傳中，莽命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師古注云：

「謂之繞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也。」

通典一七五商州上洛縣條亦云：

「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其地險阻，王莽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霽之固，南當荆楚。繞霽者，言四面塞阨屈曲，水回繞而霽，即今七盤十二繞。」

按寰宇記一四一，同。②是唐代初年、中葉以及宋初學人皆以七盤在商州境，即商山也。而長安志一六藍田縣，「七盤山在縣南二十里。」「綽坡在縣東南。通典曰七盤十二綽，藍關之險路也。」是謂近在藍田縣南。蓋誤讀通典歟？紀要五三藍田縣七盤條及一統志西安府卷山川目七盤山條，皆謂在藍田縣南十里，亦引通典爲說。又陝西南山谷口考：「七盤山，在藍田縣南十里，一名七盤坡，赴商州者必取道於此。」下亦引通典爲說，皆與長安志同誤。惟一統志商州卷山川目商山條引舊志，云在商州界七盤十二綽。又引地理通釋，謂七盤十二綽即商山嶺。是也。其實通典明云在上洛。且考舊一九六上吐蕃傳，述子儀由牛心谷取玉山路赴行在事云：

「判官王延昌…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谷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於商州。」

檢南山谷口考述玉山通洛南道云：

「倒溝谷一名倒回谷，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有倒溝谷水，一名石門水，西北流入灃。藍田縣志·道路考，由縣城東行十五里曰普化鎮，又十五里屏風鎮，又五里玉山，又二十里倒溝谷。」

是倒迴谷遠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通洛南道上。王延昌由此谷踰絕澗登七盤至商州，則唐世七盤決不近在藍田縣南十里二十里，可斷言矣。紀要五三，藍田縣倒回谷在縣東南五十里。志云，霸水源出於此。或謂谷在七盤山北，誤。望按以今名核之，或說誠誤，於古則不誤也。又按商州上洛縣本在商山之南，是七盤固應在上洛之北也。此處所引吐蕃傳即其證。又通鑑二二三廣德元年，書此事云，子儀將往商州收兵，「過藍田……得兵近千人……恐吐蕃逼乘輿，留軍

② 「而霽」作「如屋霽」，「十二繞」作「十二綽」。通鑑二二三胡注引通典亦作綽。

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云云。亦七盤在商州治所之北之明證。七盤既在商州上洛縣北境。而藍田關屬藍田縣，爲藍田、上洛縣接境處（詳前藍田關條），是七盤又必在藍田關之東南。倒迴谷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但谷關不在一條交通線上，王延昌由谷南踰絕澗登七盤，則七盤雖在關外，但距關必不甚遠，可能即關南十里二十里。爲京府、商州之界嶺歟？長安志本據通典，而誤會其意，故始誤書之。至今藍田縣南十餘里之山嶺，真有七盤之名矣。今推其致誤，當亦有故。第一，可能因藍田縣、藍田關而混淆。蓋此驛道中，縣、關、驛皆有藍田之名，又有藍橋、藍溪，最易混淆，長安志蓋誤以藍田關爲藍田縣耳。後世遂以藍田縣南郊山嶺爲七盤矣。第二，唐代後期詩人似已視藍田縣南郊之山爲七盤。如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全唐詩七函二册居易集一〇）云：

「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裏，蒼蒼縣南道（一作山），去（一作險）途從此始。絕嶺忽上盤（一作盤上），衆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峯，峰頭如浪起。朝經韓公坂，夕次藍橋水，潯陽近（一作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阻，勞苦已如此。」

是藍田縣南至藍橋間本亦有嶺，盤上甚高。藍橋驛既在縣東南四十里，則此嶺距縣必不及四十里。南山谷口考，「峽山在藍田縣城南二十里，一名青泥嶺。」蓋即其處。前引長安志以下謂七盤山在縣南二十里或十里者，正亦此嶺也。白氏既稱此嶺盤上，宜其後亦有七盤之名矣。又前引張籍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云：

「獨上七盤去，峰巒轉轉稠，雲中迷象鼻，雨裏下箏頭，水沒荒橋路，鴉啼古驛樓。」

此詩作於藍谿驛，在藍田縣南四十里以上。觀其遣詞，謂其將上七盤固亦勉強可通，然究不如謂其已過七盤，書其途中所見也。白詩尚未明稱此路爲七盤，此詩則明目藍谿驛以北之山區爲七盤矣。復按吳融登七盤嶺二首云：

「才非賈傅亦遷官，五月驅羸上七盤，從此自知身計定，不能迴首望長安。」

「七盤嶺上一長號，將謂青天鑒鬱陶。近日青天都不鑒，七盤應是未高（

一作為高)！」

觀第一首詩意，似為藍田縣南盤嶺上所作，蓋始入山區慨然有感不能再回京師也。然第二首，又似不在此處。何者！藍田縣南山嶺，白氏雖形容其盤高，然白氏一日間越橫嶺，又越此嶺，行七十里，是必不甚高可知。而觀吳融第二詩，蓋當時視七盤為商山極高處，故稱「近日青天」，又有「七盤應是未高高」之反問嘆語也。大抵此道南行，頗多逐客，詩人感慨遺興，往往即在背離京師始入山區之時。此道高峯險峻最推七盤，藍田南山既陡起盤高為山行之始，故即以爲七盤，而感慨吟詠之耳。唐代後期詩人既已常視藍田縣南之山嶺盤上者為七盤，宜宋人即承襲譌誤，而七盤之名遂移於此矣。然則長安志以下或亦不誤，惟引通典以實之，則牽合有誤耳。

又東南經北川驛，安山驛，麻澗，仙娥驛，至商州治所之上洛縣（今商縣）。仙娥驛在州西十五里仙娥峯，白詩云，「商山無數峯，最愛仙娥好」，故文士過者多所吟詠。

北川驛、安山驛 紀要五四，商州安西驛條，「唐置」，「州北五十里。其地有安山。山下有紫榆澗。」又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桃花驛條，「安山驛在州北五十里。北川驛在州北七十里，皆唐置，久廢。」蓋皆沿古志所記。姑存之。

麻澗 杜牧商山麻澗詩（全唐詩八函七冊）：「雲光嵐彩四面合，柔桑垂柳十餘家……征車自念塵土計，惆悵溪邊書細沙。」下即富水驛、丹水、題武關諸詩。是麻澗亦在商山驛道中也。按紀要五四商州武關條引輿程記：「自武關西北行五十里至桃花鋪，又八十里至白羊店，又八十里至麻澗，又百里至新店，又百里至藍田縣，皆行山中，至藍田始出險就平。」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偏路隘條引輿程記，同。又一統志同卷山川目熊耳山條：「括地志，山在上洛縣西四十里。州志，兩峯插漢，以形似名。丹江經此，謂之麻澗。」又丹水條，「源出州西北。……州志，水出秦嶺之息邪澗……東南流三十里逕大商原……又東南三十里逕麻澗，曰麻澗河。又東南十里逕仙娥峯。……」是澗在仙娥驛以

西，州西三十里左右也。

仙娥驛 屢見唐人吟詠。李日新題仙娥驛（全唐詩十二函八冊諸諫二）：「商山食店大悠悠。」（出雲溪友議。）又趙嘏有沙溪館詩（同上九函一冊），本注「一作仙娥驛。」又白居易仙娥峯下作（白長慶集一〇）：「我爲東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無數峯，最愛仙娥好。……渴望寒玉泉，香聞紫芝草。」韓琬題商山店（才調集八）：「商山驛路幾經過，未到仙娥見謝娥。」皆卽其處。紀要五四，商州西十五里爲仙娥峯，「唐人於此置仙娥驛」。一統志商州卷關隘目，仙娥驛在州西十五里，唐置，久廢。據趙嘏沙溪館詩，驛似又名沙溪館。按一統志商州卷山川目丹水條引州志，丹水逕仙娥峯，曰仙娥谿。是仙娥峯驛本臨丹水，有谿，豈唐世一名沙溪耶？

商州去長安蓋近三百里，去藍田關約一百三十里，州有館。

州有館，見白居易發商州詩（白氏長慶集一五）。詩云：「商州館裏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關於里距，通典京兆郡條及上洛郡條皆云商州距京師三百里。而元和志京兆府條作二百六十里。寰宇記二五雍州條及一四一商州條皆作二百六十里。九域志雍州卷作二百六十五里，商州卷作二百八十里。通鑑二二三胡注「上洛至京師二百八十一里。」豈貞元間李西華修山間道而縮短里距耶？然鄧州至長安，通典反較元和志近三十里。凡此里數舛譌不可校，亦不必詳校也。而陝西南山谷口考引道路考，藍田縣東南至商州二百二十五里。則三百里之說或可信。

商州爲藍田、武關驛道之中心點。其交通路線除此驛道外，其他小道尙甚多。如商州以北，驛道之西有細道通輞谷、採谷。

長安志一六藍田縣：「輞谷在縣南二十里。」「採谷在縣西南三十里，與輞谷並有細路通商州上洛縣。」紀要五三藍田縣：「輞谷水在縣南八里，谷口乃驪山藍田山相接處。山峽險隘，鑿石爲塗，約三里許。商嶺水自藍橋伏流至此，有（略）諸水會焉。如車輞環繞，……過此則豁然開朗，林野相望。」按此二

小道皆在驛道之西。

崔湜開商州西山，西通石門谷，置大昌關及館驛，後雖廢，但必仍爲小徑也。

詳後第二節。

商州東行取洛南道至陝州。

舊一九六上吐蕃傳上，吐蕃入長安，代宗幸陝，郭子儀南入牛心谷，取玉山小道欲南趨商州，赴行在。行至倒回口，東趨洛南；而判官王延昌等別道登七盤嶺至商州，說商州諸將迎子儀於洛南至商州主軍務，北復長安。據此，洛南可通陝州也。檢寰宇記一四一，商州洛南縣，在州東九十里。縣在洛水之南，故名。蓋東北至陝州；東沿洛水，則經盧氏至洛陽也。

商州南行至上津，安史亂後，曾爲東南物資運輸之孔道。

寰宇記一四一，商州屬縣有上津，在州南二百九十里。安史亂後漕輓孔道，別詳上津道篇。

商州山區，地瘠民貧，而當長安東南孔道中樞，故官其地者以交通爲第一要務。

商州刺史屢以修路功見史傳碑刻，詳後文。又新一四三王凝傳：「出爲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有治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慰悅。」是亦見交通常困吏民也。又顏真卿有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歐陽使君碑（全唐文三四三），是亦猶華州刺史兼潼關防禦使矣。

州南有四皓驛，壽泉店。由州取驛道東南行經此驛、店，又經洛源驛，凡九十里至商洛縣（今商洛鎮，在龍駒寨西二十里）。有棣華驛者，蓋卽縣驛也。